

沙漠著

我心深处

一位话剧演员的今生今世



沙漠的回忆性散文，有灾难临头时的坚定，软弱屈服时的憧憬，
幸福欢乐时的泪花，年迈白发时刻的喜悦……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我心深处

一位话剧演员的今生今世

沙漠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心深处 / 沙漠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0.5

ISBN 978-7-5474-0089-0

I. ①我… II. ①沙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18354 号

责任编辑 冯克力 许大昕

装帧设计 宋晓明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规 格 150 × 228 毫米

11.25 印张 67 幅图 29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建议图书分类: 文学类

序 一

美的化身

高 莽

我初次见到沙漠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1年，在沈阳。她本姓张，名坤权，比我年长一岁，是阜新市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人员。

当时，我在沈阳市东北中苏友好协会工作。“友协”在东北解放区的社会影响很大，它几乎代替了一些群众团体的作用。

有一天，一位身着列宁服的女性前来东北友协办事。

那时代，生活俭朴，对话单调。来者的仪表和谈吐都不一般。她和友协领导谈完工作后，领导派我给这位外地来的女同志安排食宿。

那时我正迷恋于绘画，心想如果有这么一位模特儿该多好。我大概脱口说了一句：“真美！”她低声地回了一句：“流氓！”我不知道我是否听错了，心里颇不是滋味。其实，我并没有任何非礼的念头，只觉得这位女性的形象很上画。我忘了那年代是不可以随便对女同志说“美”的。

几年以后，我调到北京来，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联络部工作。有一次，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看望妻子杰时，又意外地遇见了她。原来她是青艺的演员。杰告诉我：抗战结束后，她在大后方演过很多戏，是当红的青年演员。在北京这座演艺人才荟萃的地方，她已经不是显眼的明星了。不过，即使当了配角，在舞台上同样别有光彩。

1956年，为了支援外地戏剧事业，她和丈夫黄中敬带着女儿和儿

子随青艺一批演职人员被派往青岛去组建新的剧团。他们夫妻二人在那里很快就成了台柱子。

1957年风云突变，反右派的政治运动使沙漠和黄中敬双双落马。丈夫发配去劳改，妻子留在剧团监督劳动改造，过着人下人的屈辱生活。但他们没有阿谀、告密，保持了自身的清白，咬着牙挺过来了。摘帽后，他们夫妻回到原岗位，一个在创作上，一个在表演方面再次显示了自己的才华。

没有过几年好日子，而后他们再度在摧残人性的“文革”十年中受煎熬。

他们的家经历了种种灾难，女儿小明和儿子小振，饱尝了少年的艰辛。在那种不可想象的环境下，好强的儿子没有沮丧，拼命自学，有着离奇的人生，后来从事戏剧创作，最后成了国家一级编剧，写的话剧频频得奖。可惜他只活了49岁，英年早逝，给母亲带来的痛楚是可想而知的。

如今，我们都离开了工作岗位，时而在北京相会。有时她把自己写的回忆文章用电子邮件发给我们，谦逊地让我们品读。读后，我眼前一亮，这哪是一般的文章啊！她写的《振儿，振儿，妈妈对你说……》使人震撼。我读给杰听（她因眼疾失明），我流着泪读，盲妻哭着听，我们为优秀的儿子感动，也为苦难而有非凡勇气的母亲感动。沙漠的文章是用热血用生命写就的！她又一次从新的侧面呈现在我们面前。八十岁的她竟写成如此感人的文章。

她的回忆文章像流水般滔滔涌来，一篇胜似一篇，一篇比一篇深刻、感人。

她写父亲，写母亲，写老伴，写儿子，写朋友……

母亲又是一段传奇。她受过高等教育，生育了十个儿女，掌管家务，在家中以“严母”闻名。

沙漠是孩子中的老五。不满二十岁时，她自主婚姻和家庭决裂，曾让母亲心里流过血。

1948年，父母和全家随国民党去了台湾，沙漠和丈夫及两个孩子留在北京，参加了革命，和父母划清了界限，一别四十年，只在梦中

见过爹娘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，中美关系解冻，已是耄耋老人的母亲，竟独自搭乘十三个小时的飞机，越洋回国探亲。母亲在94岁那年的圣诞节，安然归天，留下许许多多的轶事。沙漠妙笔生花，把一些普普通通的事情串联起来，写成饶有兴趣的故事。她把平凡变成了不平凡，把生活琐事升华到人生哲理。

她笔下的人物，不仅个个栩栩如生，血肉饱满，而且精神壮丽。她在老年，在回忆的笔耕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，来到了温暖的港湾。

沙漠70岁时，我终于有机会为她画了一幅肖像。她仍然姿容美丽，仪表风度不同凡响。她有一副吸引人的和蔼可亲的外表。很多老一辈艺术家夏衍、苗子郁风夫妇、戈阳、孟浪、宗英在画上题了词，赞颂她。

我想，沙漠终将理解，当年是一个崇尚美的人，而不是“流氓”向另一位崇尚美的异性作了心灵的表白。

我们阅读沙漠的回忆录，如同欣赏优美的散文，它有悲痛时刻的信心，灾难临头的坚定，软弱屈服时的憧憬，幸福欢乐时的泪花，丧亲失偶时的怀念，年迈白发时刻的喜悦。

沙漠人美，文笔美，精神美。

她是美的化身，是美的歌者！

序二

这是一个奇迹

白桦

我和沙漠(坤权)、中敬相识已经有三生三世了。不是吗?五十多年的生生死死,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,够长的了。何况我指的还不是时间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,我和沙漠、中敬属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,个个都天真得像铺满河滩上的鸭仔儿,披着清一色鹅黄羽毛的那种。虽然我们年龄不同,经历也有差异,但我们却有着整齐划一的懵懂与幼稚。简直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破壳而出的幼雏。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,我只要在北京,就会经常到东单三条青年艺术剧院的宿舍院看望坤权和中敬,以及他们的女儿小明和儿子小振。那时候他们的生活简朴而愉快,房子十分狭窄,做饭的时候煤球炉子必须放在门外。对自己的要求是:从现在起,这个国家是我们全民族牺牲奋斗近一百年得来的一个完美的新国家,人也必须是新人,一切的一切全都“今是而昨非”。特别是对他们的儿女的要求非常严格,要求他们更应当是全新的人。

演员的基本功本来就是必须诚恳而严格地按照剧作家、导演通过舞台装置设定的舞台上生活。他们的发挥只能是创造性地发挥编导的意图。应该说,演员们能以极大的激情在设定的空间和氛围里投入得越深就越满足。在生活上更是如此,特别是制定国策的是全国人民崇

拜之至的革命领袖毛泽东，只要听从伟大领袖的话就万无一失了。但谁又能想到后来的事态发展会是如此呢？我和坤权夫妇都没能幸免。1962年，当他们居然获准写戏演戏的时候，他们几乎是拼命在创作和劳动中表现自己的忠诚。后来才知道，大部分右派脸上的“金印”一生都没法擦掉，即使是把皮肉挖去。但他们毫无怨尤。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严格到自虐的程度，对孩子处处都要以阶级观点来管教，一直到残酷无情的地步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到过他们青岛的家，一间阴湿的小屋，栖息着一家四口，还时刻都在对组织千恩万谢。我常常暗暗作如是想：我对他们的了解，我如果是他们单位的党委书记，我会无条件发展他们为党员。多么可笑，当时我是被剔除出党的右派。我想，放大来看，这就是造成后来的信任与信仰危机的原因，举国上下，花了几十年的财力、物力、人力、时间来审查、考验广大干部和群众，其结果连写入宪法党章的接班人都成了乱臣贼子，到底相信谁？谁能相信？多么可怕，而又多么荒诞啊！

“文革”后，坤权探望年迈的老母到了美国，时时处处都谨言慎行，身在美国，对于美国都不敢“正视”。后来，她唯一的儿子、一位很有前途的剧作家黄小振英年早逝，这对于坤权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。请允许我把在1996年冬天写给坤权的一封信，摘录在这里。

坤权：

你的来信收到了，是我念给她听的，我哭着念，她哭着听。你一生最终还是幸运的，有中敬，有晚年终于见面并得以送终的母亲，有好儿子，好女儿，好孙儿，好外孙女，有一个好的避风的海湾。但是老天又夺走了你很多不能也不应失去的，使得你又是如此的不幸。我和你一样，百思不得解。所以我也不试着劝慰你，劝慰是贫乏的。我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，独自整理了自己的思绪。才开始理解过去不理解的了。人生本来就充满迷惑和痛苦，所以才有释迦摩尼。一切学说和人生观，最终都避不开生与灭，聚与散这个规律。只能面对，坚强地面对。你是极善良、极重感情的

人，善良和情感本身就是坚强的支柱。你不要过于苦自己。过于苦自己绝不是中敬和儿子乐意的，他们希望你健康地活着，思念着他们。我去年在美国和聂华苓一起去为她丈夫保罗扫墓，华苓很坚强，她身边和心灵里的保罗还活着，她不哭，她说保罗希望她快乐。在她外出旅行的时候，她的邻人在她别墅外种了很多百合花。没有语言，只让百合花对她说：像我们一样，面对阳光，面对保罗留下的世界。可惜我们不在你附近，我们的声音就是给你栽种在窗外的百合花。

你如果想出去走走，当然很好，散散心！

你知道我们的内心也和你一样，因为中敬父子和我们很亲近。

冬安！

桦弟 96.12.8

她很棒，挺住了。后来，她为了散心，出访早年的同事、战友、观众。在朋友中找到了特别的安慰和温暖。忽然，进入耄耋之年，她开始追忆往事，勤奋写作了。

对于一位记忆力很强、情感丰富的演员来说，她就像河流在悬崖上找到了一个宽阔的出口一样，那不就是一泻千丈的瀑布么！对于一个永远沉溺于契诃夫、奥斯特洛夫斯基、曹禺、夏衍剧作氛围里的演员来说，经历了那么严酷的折磨和悲惨的际遇，内心里依然是无怨无悔，依然对自己的同胞、对全人类寄以高度信任与殷切的希望。她是那样容易动情，在回忆中，在如梦如幻的往事里充满着艰苦岁月中的温馨，发现着丝丝缕缕的人性的光辉。抗战中的颠沛流离，流亡剧人的辛酸与快慰，那么多的熟人、好人、为救亡而呐喊至死的人，像星星那样互相依偎、互相温暖，都已经远去了。她能使他们在她的笔下回来，这不仅仅是她拥有比常人好得多的记忆力。

在坤权的文字里，对人——即使是迫害过她的人都没有偏见，没有丝毫以牙还牙的心态。譬如那篇《打电报》，写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残酷故事。她心平气和地娓娓道来，即使在反思的时候，也只是把极端的悲哀深深地压在心底。再如关于珂儿的那篇文章，人物极为生动、

鲜明，入情入理，令人信服。是那一代人的悲欢，是那一代人的情愫，是那一代人的生与死啊！

她不仅仅能把回忆中的人与事写成动人的文字，她还能迅速把身边的人和事准确地描绘出来。如《黑人亨利》，她写了一个现代的汤姆叔叔，性格鲜明，行为可爱。她不仅把他摆在主观的理念中，同时也把他摆在有趣的生活细节中，他是她在美国看到的身边人物，写得可见性很强。她使得那些没见过黑人的人也可以亲近亨利。她微笑地讲述着一个人类奋斗了一百多年都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。今天，人类种族歧视的形式和殖民时代不同了，更多是潜藏在普遍的观念上的歧视。这更可怕，更难解决，她却用对身边生活的观察描写出来了。

最接近美的是真，以那篇描写她和阳翰笙交往的文章为例，对大多数读者来说，那是一段很陌生的生活，可在她的笔下不仅不陌生，而且读着、读着就亲切起来了。一位老革命、老干部、中共高官，从多年如火如荼的战争岁月、政治运动和宦海沉浮中走出来，垂暮之年，熬着深居简出、与社会隔绝的悠闲而又寂寞的日子。他邀请多年前的一位朋友来做客，这位朋友在老人的记忆里，还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演员，如今也已年近古稀。几经波折，客人终于来了，盼望已久的客人的到来，真的改变了老人的生活。多么像一部古典欧洲话剧的开头啊！戏剧性的变化在阳翰笙的家里发生了，这位有权看到中共中央机密文件的老人，却在这个民间来客面前孤陋寡闻，从她那里知道了很多从来不知道的凡人小事，从这些凡人小事里却看到了国家社会的深刻变化。接着，家里的电话铃声多起来了。她通过电话把老人和老人的故友们都联系起来了。那些历经劫难的老友，那些怯于上门的老友，那些相互有过芥蒂的老友，那些手脚不便的老友，也蹒跚着来了。她甚至为老人操办并主持盛大的家庭“派对”，因而激起了老人在青春时代的激情，使得老人兴奋不已。后来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客人告别老人离去，老人的屋子又重归于寂寞、冷清和空旷。从这篇作品来看，她对于生活的韵律，语言的节奏，把握得十分恰当和成熟。

特别是她还把笔接触到自己的儿子，在《振儿，振儿，妈妈对你说……》那篇文章里，写出了自己的愚昧，写出了自己对儿子的歉疚，

写出了永远难以弥补的悔恨，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！

坤权可以称做大器晚成了，因为她已经确切地知道她要写什么了，这才是非常重要的，有许多写了一辈子的所谓作家都不知道应该写什么。她也知道应该怎样写，而且在热情洋溢地继续写，这就决定了她会写得越来越好。

我愿意热诚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书，因为它是一个奇迹。

序三

邵燕祥致沙漠

坤权大姐，你好！

今天是六月七日，星期六，正经坐下来回几封长信。首先是拜读原信，然后再“做卷子”。

两篇文章都写得好。具体地评点只能是语文教师的事。我真的做不来，我在刊物当诗歌编辑时，也只是凭感觉，凭直觉，好，是诗（不是非诗不是伪诗），且是好诗就留下，不然就作废，作废的能说出理由，好的却难一一指认好在哪里。为了保持这种感觉（玄么，不玄）的准确性，那时一般坐班到下午三四点钟就不灵了，也就不看稿子了，以免误事，因为从早晨起看稿子看了大半天，头脑已昏昏然，变得迟钝，再好的作品也感觉不出来了。现在每接到你的长文，我都不敢忙着看，要等自己“状态”好的时候（虽不需沐浴熏香，也总须心境比较沉静，不那么浮躁、乱哄哄），才谈得上欣赏，投入，感染，不致把好文章埋没。

你的文字有两个优长：一是富于热情，而且是发散型的，或即你家人（第二代？第三代？）说的“煽情”（这在你并非毛病，因你不是故作多情，不是矫情，不是想方设法硬去“煽”读者之情，不必当作缺点克服，听其自然流露就好，因与你的性格、你本人的情感表达方式血肉相连）；你的文字语言既不装腔作势、张牙舞爪又不干巴巴，

情真、生动、朴实。

二是因记忆好，印象深，故细节生动，没有抽象的空论，都有事实，直至细节的支持，使读者如亲历其境，所谓有“现场感”。两个优点结合，不但吸引人读下去，而且耐咀嚼。能让人记住以致铭刻于心。耿林莽兄（未见过面，我却是他的忠实读者）于此最有会心，他说的别开生面，“结尾漂亮”或是只给人留下一个镜头，或是让人体会到言外余韵吧。

你把你对友人如“珂儿”，“领导”如刘书记的记忆，都固定在书面文字中了。这比一般说的“老年人生活在回忆里”“老年人靠记忆生活”大大进了一步，你以你记忆中美好的时光，善良的人事，难忘的友情，还有血泪的教训，与人分享！就是你对社会、对读者、对健在的友人的独特奉献，这也是文学的一重要功能，不是说“文学是记忆的事业”嘛。个人的记忆汇入社会集体的记忆，就是历史，每写出一些真实的记忆，就增加了一些“信史”的成分——历史记述的含金量是真实，真实度是历史叙述的试金石。

真诚的张坤权！写纪实的回忆，也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在写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历史呢。

谢谢你的照片（真人照及高莽画的）。

祝好！劳逸有度！保重！匆匆！

燕祥

2003.06.06

目 录

- 序一 美的化身 /1
- 序二 这是一个奇迹 /1
- 序三 邵燕祥致沙漠 /1

第一辑 回首人生

- 有惊无险 /3
- 往事如蜜 /13
- 误场 /27
- 娘家 /31
- 相逢 /35
- 打电报 /39
- 破瓦寒窑 /46
- 牛棚记趣 /51
- 红椅子 /53

第二辑 难忘亲友

- 梦里不知身是客 /59
- 怀念夏公 /82
- 哭光年先生 /92
- 挚友老何 /100

“蛮好，唔啥” /115

忆刘兄 /121

一张小字条 /137

惦念人见人爱的赵丽蓉 /152

“你们受委屈了！” /161

多情浪漫的宗江 /169

父亲是个清官 /185

多姿多彩的母亲 /198

我的老伴 /215

振儿，振儿，妈妈对你说…… /238

表兄表弟，难兄难弟 /278

谢幕 /283

第三辑 旅美散忆

黑人亨利 /293

我和黑人有缘 /298

Sex（性） /305

同窗情缘 /309

我有幸（代跋） /330

第一辑

回首人生

